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五十四回 嘉賢能榮升知府 請誥命恩報椿萱

話說差人拘了陸笏臣到了縣前，便去稟報挹香道：「奉差往拘陸笏君，並無其人，拘得陸笏臣在此，請老爺發落。」挹香聽了想道：「陸笏君乃愛姐詳夢之言，如今有這笏臣，想朝拜灶君原是臣子之意，笏君誤解也。」便大喜道：「你們能幹得很，明日候賞。如今陸笏臣在那裡？」差人道：「在著外邊伺候。」挹香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差人奉命而去。不一時帶到笏臣，挹香便坐花廳，問道：「你是陸笏臣麼？」笏臣醉態蒙朧的答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挹香拍案大怒道：「你為什麼替王小梧代謀妻子，下毒害人？如今他們都招實了，你快些從實招來，本縣或可筆下超生。若說半句虛言，刑法伺候。」笏臣聽了這句話，魂靈兒飛上半天，便道：「青天大老爺，小人從沒有幹這勾當。」挹香大怒道：「你還要抵賴，我曉得你刁頑兇惡，不用刑法，必不肯招。左右，與我取夾棍過來。」兩旁一聲吆喝，驚得笏臣天打一般，便道：「此事非關小人，都是王小梧之過。」挹香道：「我都知道，可從實招來。」笏臣只得說道：「去年五月中，小梧與曹女通了。因曹女幼對蔣家，所以設計圖謀，買囑小人到蔣家，只說看望蔣氏子。」挹香聽了便問道：「你與蔣氏子認識不認識？」笏臣道：「是本來認識的。那日小梧付我一包毒藥，叫我見機而作。我到了他家中，暗暗的放在茶壺之內。後來聞他死了，小梧送我一百兩銀子。這都是小梧買囑小人的，還望大老爺明鑒，筆下超生。」

挹香命左右錄了口供，暫行管押。又往學中提到小梧，挹香拍案道：「你幹得好事！如今本縣訪拿到陸笏臣，訊明你與曹女私通，圖謀為室。白銀百兩，囑其下毒，藥死蔣氏子，自己娶了曹氏為妻。你如今還要賴到那裡去？」一面命差人拘他妻子，一面將小梧嚴刑鞫訊。小梧猶抵死不招。挹香又命王、陸二人質審，小梧見了笏臣真個在此，只得從實招了。錄供既畢，曹氏亦到。挹香往下一看，見他果然生得丰姿綽約，態度輕盈，朱唇未啟，笑口先含。挹香看了，忽生憐惜之念，問道：「你是王曹氏麼？」曹氏答道：「小婦人正是。」挹香道：「你為什麼私通王小梧謀害前夫？」曹氏聽了，紅著臉低頭哭訴道：「小婦人私通願認，謀害難當。還求爺命明鑒。」挹香道：「我也曉得，但是你既做了女子，須要曉得九烈三貞，不應該既許蔣家，復通王姓。如今本縣也不來罪你，你回去善事姑嫜，恪遵婦道就是了。」說罷令之出。曹氏感激叩謝而去。

挹香將小梧擬了斬罪，陸笏臣得錢謀命，也擬了斬罪，立刻申詳上憲，候部文到了，二人俱要綁赴市曹梟首。正是：
財為催命鬼，色是殺人刀。

挹香自從辦了這件無頭案件，邑中都稱他再世龍圖，少年賢宰。不數日上司已知，□分敬他，立刻升他為杭州知府。挹香得了此信，□分歡喜，將餘杭縣任上公事一一了畢，又將政事一切交代新任邑宰。自己尋了公館暫住幾天，往各處遊玩一番，然後別了邑中紳士，僱舟赴杭。到了動身這日，街坊上香花燈燭，父老皆環叩階前。挹香□分不忍，便出了轎，一個一個扶了起來，便道：「本縣到此，也沒有什麼好處，你們何勞如此。但望你們歸去，長者教訓子孫，幼者孝順父母，氣死不要告狀，餓死不要做賊就是了。」

眾人聽了，重又叩頭道：「大老爺良言諄切，我等子民自當謹遵。但是大老爺到此三年，只飲民間一杯水，又替我們地方上除暴鋤強，今日榮升而去，叫我們那裡捨得。」便一齊執著長香，送至碼頭。只聽得一片哭聲，皆為不捨挹香之去。於是又替挹香脫靴敬酒而別，挹香方始進廳。愛卿笑謂挹香道：「做官做到你這地位，不愧民之父母。」

挹香使命舟人啟棹往武林而去。未三日已抵省垣，斯時比做餘杭縣更加顯赫了，早有知縣與府屬諸官在碼頭迎接。挹香吩咐各自回衙理事，自己乘轎進衙，復迎父母妻妾輩，然後拈香放告，謁憲拜客，忙碌數天。

一日，挹香拜客歸來，忽有一人攔住了轎子，稱冤不住。挹香便命轎子住了，接了呈詞。原來是告為因貧賴婚，妄攀貴族之事。原告沈新之，幼定湖州烏程縣李又初之女為室，李姓因貧圖賴，別訂他姓，懇請伸冤一事。挹香看了呈詞，□分大怒，便向沈新之道：「你且回去，待本府傳齊人犯後，替你伸冤就是了。」新之叩頭而去。

再說挹香回衙，立刻行文，仰烏程縣速提李又初及原媒到案。這角文書出去，停了幾天，一干人犯俱押解來杭。挹香立刻坐堂，將李又初審問，便道：「李又初，你的女兒已許沈氏，為何復結他姓？」又初稟道：「這是沈新之自己情願退婚，所以小人別對他氏的。」挹香聽了大怒道：「胡說！他既情願退婚，為什麼還要到本府處來稱冤告狀？明明是你豔富欺貧。」吩咐掌嘴一千。又初聽了，嚇得叩頭如搗蒜一般。挹香道：「你既畏打一千，本府罰你一千妝奩銀子，送女與沈氏完婚。」又初道：「一千銀子尚可遵斷，若說要女兒到沈氏，今已訂姻別姓，不可挽回的了。」挹香聽了大怒道：「胡說！沈新之原媒幼訂，你尚且會圖賴，別訂之姻，難道不可回絕？罷了，本府替你行一角文書，仰烏程縣斷結此事。你回去速速將女兒送來，與沈新之成親。」便提筆判曰：

勘得沈新之與湖州李氏，幼結姻親，鴛鴦早卜；壯遭貧窘，燕好難賡。問嫁否兮何時，空苗相思之草；歎■梅之迨吉，誰迎解語之花。待字香閨，壁猶潔白；藏春繡閣，顏正嬌紅。而奈何競悔噬臍，不容坦腹。劈斷交柯之樹，分開並蒂之蓮。豔富欺貧，別翻蝶譜；憐新棄舊，另許鴛盟。堪恨二老之癡愚，割愛百年之伉儷，律有大法，例順人情。斷以完姻，同賦瑟琴之樂；絕其圖賴，不容尺寸之嫌。本府特以表陰陽之風化，非為豔花月之新聞也。此讞。

挹香判完了，李又初只得唯唯聽命。吾且表過。

再說挹香一日在衙，忽報葉仲英、姚夢仙俱中了進士，夢仙二甲點了詞林，仲英三甲點了主事。挹香大喜，即修書二封，寄吳中賀喜。光陰迅速，蒞任以來，已有二年之久。挹香意調做了這一任杭州府，卸任之後，也可急流勇退了。那日寫了一封信，又修了一個本章，托鄒拜林代奏楓宸，請封父母。這一本奏上，聖上知道挹香是個賢能的邑宰，上憲保舉他為杭州知府的，如今上本求請封賜，孝思可嘉，□分歡喜。便親提御筆，欽加挹香為盡先題補道，恩賜二品封典；其父誥授榮祿大夫，母封一品太夫人；正室鈕氏亦封二品夫人，其餘四妾俱封恭人。欽賜龍章，寵錫霞帔鳳冠，准其留任養親，盡心民瘼。這旨意出來，挹香的公私恩情俱可報答。

再說挹香三子一女，俱已長成。吟梅已有八歲了，在著餘杭縣任上已經讀過三年書了。亦香、幼琴、小蘭俱是六歲了。挹香便請了一位仁岸秀士，在著衙門訓讀。喜得他們饒有父風，□分聰敏，挹香也甚快活。一日無事，吩咐家人端整轎子船隻，同了愛卿等五人，先往天竺進香，畢後，下船往西湖遊玩。果然真山真水，好景不凡。過了柳浪聞鶯，又至蘇堤春曉、雷峰夕照、南屏晚鐘、平湖秋月等幾處遊玩了。挹香吩咐停船，也不帶著長隨，獨自一人到岸上而來。拜謁岳墳畢，又將秦檜等踢了幾腳，罵了一回。然後至蘇小墓前，見其四圍翠柳，一帶奇花，墓上蓋著一亭，翼然可望。挹香看了一回，見四顧無人，即倒身下拜。拜罷又題詩一律於碣上，以志憑弔。詩曰：

石馬孤嘶荊棘叢，昔時楊柳色全空。

鮑仁未解花鈴惜，阮鬱先求蝶路通。

芳草欲隴千古綠，夕陽猶剩六朝紅。

至今憑弔情何限，大有真娘墓上風。

題畢，下面寫著「杭州知府事企真山人金挹香題」。又至幾處遊玩一遍，歎道：「如此名山勝景，真令人滌盡塵襟，洗空俗慮。他日掛冠歸去，也要來隱避暮塵。」

說著移履歸舟，與五位美人談談說說。忽又想著吳中幾位美人了，便道：「不知吳中幾位姐妹如今可紅妝無恙否？此時諒必也在那裡念我了。」心裡一生惆悵，不禁掉下淚來，歎道：「人人說我金挹香有豔福，誰知仍要分別，雖剩□幾位美人，我又出仕而不能常敘。」想著不覺浩然有歸志，乃道：「我要辭官歸去了，免得日後□幾位美人去了，又增我惆悵！」愛卿道：「你也無須惆

恨。你為報恩而來，如今本章已托林伯伯代達天聽，想不日有封贈到來。你的恩也報了，任也滿了，到那時解組歸家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？如今思念姐妹們，只消寫幾封書信去問候可矣。」挹香點頭稱善。俄而舟已抵岸，差役們早已伺候，挹香命五美人先行乘轎回衙，然後自己起舟乘轎，排踏而歸。他是性急的人，立刻修書□幾封，又買些杭緞及土產諸物，寄至吳中。忽又想著過青田曾集匯誠壇鬥會，有鬥友五人，因想何不趁此時寫信，也與他一函，告其父病即愈，並述將逢壽誕，要屈同五位於月內來衙，拜禮朝真二日。想罷又寫了一函，一同寄去。不表。

再說聖旨已到杭州，挹香大喜，整了衣冠，擺了香案，開正門迎接聖旨。頃刻間天使到來，宣讀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茲有知杭州府事金挹香肅躬循禮，忠國愛民，朕心甚喜。茲特欽賜龍章誥命霞帔鳳冠，飲加爾二品封典，以道員補用。爾父鐵山誥授榮祿大夫，爾母王氏誥封一品太夫人。爾室鈕氏亦封二品夫人，次娶四妾，俱封恭人。准其在任養親，盡心民瘼。曲體朕心，毋違簡命。謝恩。欽此。

天使讀畢，挹香三跪九叩首，俯伏謝恩。然後相邀天使，天使回道：「覆旨要緊。」一茶即別。

挹香送了天使，然後將兩副封典捧到父母之前，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孩兒蒙父母養育深恩，思一報而未得。如今奏明聖上，蒙朝廷恩賜封典在此，孩兒也算報答兩大人萬一之恩了。」

鐵山夫婦大喜道：「我兒起來。我們兩個撫汝長成，□分愛惜，幸得你努力功名，關心仕進，今蒙聖上恩渥加隆，不枉我們一番撫育。」說著，即命擺酒，又去請五房媳婦到來，一同歡敘。俄而五位美人冉冉而來，拜見翁姑，一同入席。挹香又向愛卿等五人說道：「你們都有誥命到來。」愛卿等心中暗喜。鐵山道：「挹香，你這出仕餘杭一舉，子道得全，夫綱克盡。這五位媳婦，你也對得過他們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此皆賴兩大人之恩，得有今日。」說著大家歡喜，滿泛葡萄。挹香道：「出月初三，爹爹花甲之辰，孩兒已寫信到洞涇，相請過青田邀同匯誠壇鬥友五人，於月內來衙拜禮朝真二日，一則告曩日之病痊；二則祈將來之福庇。到了初三日，孩兒還欲與爹爹奉觴獻壽，不識爹爹意下何如？」鐵山點頭答應，老夫人聽了，亦欣欣然有喜色。於是重進霞觴，再斟美酒，直至玉漏沉沉，方才散席。

挹香送了父母歸房，便往愛卿處來。挹香謂愛卿道：「我蒙姐姐垂青，□分眷愛，不棄鄙人，得諧伉儷，如今博得這個封典與姐姐，我也算了其心願矣。」愛卿笑說道：「曩日逢君，已知君非池中之物。又蒙殷殷憐惜，所以願訂終身。如今得邀浩蕩皇恩，實出君之所賜也。」正說間，吟梅至，挹香道：「汝五經早已讀完了，我有個對在此，汝可替我對來。」吟梅恭恭敬敬的說道：「請爹爹上聯。」挹香便道：

春到荒疇，鳥語綠楊添逸志。

吟梅聽了，也不思索，便對道：

花看上苑，馬嘶芳草最驕人。

挹香聽了，拍手大喜道：「汝他日必勝我□倍。」便取了四匣侍箋、四錠■麝墨、□枝彩毫、一方端硯，賜與吟梅，吟梅不勝歡喜，收藏了然後去安睡。挹香與愛卿也歸寢室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